

诗歌港

小白杨的年轮

康勤修

我的骨骼在正午裂变
炸出一道银白色闪电
枪栓拉响基因密码
肥大的迷彩服
裹不住涌动的青春汛期

钢盔与界碑同时拔节
根系在地下织成国土的经纬线
当口令飘过戈壁的刹那间
那一座座山脉
仿佛矗立在我的喉管

沙尘暴来犯时 刺刀挑破苍穹
子弹击发年轮的加速度
边关月被锻造成一枚勋章
所有的迷彩纹路
都熔进战士青铜色的脉管

正步砸出了地震波
边境线瞄准我们的骨龄
白杨林撕开迷彩的伪装
小白杨的年轮啊
果断亮出锐利的刀锋

瞄准镜锁定候鸟的迁徙线
青春在扳机上完成弹道生长
界碑烙进瞳孔的那一刻
我和小白杨一起
成为国境线上最美的风景

繁星

刘吉训

你们是远离人间的顽童
飘浮游离又满怀笑意地
向地球眨着眼睛

是你们在离群索居
还是地球独处一隅
我看你们
像一泓珍珠汇聚的湖水
你们看我
或许只是一盏闪动的孤灯

你们努力了多少年
总没能同地球牵一次手
或许就是为了那不尽的思念
你们才望眼欲穿
我也想夜夜见到你们
却只见云的轻纱
遮住了你们的笑脸

春栽葫芦

奋飞

四根立柱爷爷栽
葫芦架搭得真奇妙
整个南院占一半
芬芳阳光将它笼罩

奶奶刨坑栽葫芦苗
茎蔓爬架蔓繁叶茂
洁白花朵香扑鼻
招蜂引蝶翩翩舞蹈

大葫芦沉重网兜吊
丫丫葫芦咧嘴笑
大葫芦先熟立功劳
丫丫葫芦是无价宝

流年记

舌尖上的报春菜

杨文革

早春，新绿萌发。当第一朵迎春花泛出鹅黄，人称报春菜的野荠菜便在田间地头迎着春风摇曳，迎来了剜菜的人群。人们脱下了厚重的衣服，拿着小铲、拐着小篓走出家门，三五成群，奔向生机勃勃的田野。

深呼吸田野里早春的空气，目光雷达一般地寻找着田地里的冒芽荠菜。早春的荠菜在荒芜的杂草丛里探头探脑地冒出绿色的身影。在散发泥土芬芳的土地上，在一场接一场的春雨滋润下，在春日暖阳的催生中，荠菜一个劲儿地蹭着春光生长起来了。

趴在地上细细端详，似乎能够听到荠菜伸展翠绿嫩叶的声音。新发的荠菜叶子，经历了冬天的雨雪风霜，以顽强的生命力迎来了春日的新生。碧绿的叶子迎着春风舞蹈，欢天喜地迎接人们的到来。

“城雪初消荠菜生，此是春来第一声。”田间地头走一走，荠菜根本挖不完。我加入了春日挖荠菜大军的队伍，弓腰低头在草丛中，仔细寻找着荠菜鲜活嫩绿的身影。荠菜往往会一窝一窝地长在一起，发现一小片，找到一大片。一棵、两棵……越来越多的荠菜被装进小篓。随着脚步的不断移动，荠菜逐渐装满了小篓，用手使劲往下压一压，留出了空隙，瞬间，新装进去的荠菜又冒出了尖。在欢声笑语中，我把满满一篓子荠菜带回了家。

回到家里，坐着小马扎，把篓子里的荠菜铺展开来，仔细摘干净枯枝劣叶，放在盆里用清水清洗干净后，用清水浸泡半小时。盆里的荠菜有了水的滋润，逐渐膨胀起来，满盆伸展的绿色叶片似乎又长大了许多，绿翡翠般的荠菜叶子更加清新亮丽。

春风，总是让人心中温柔起来，满盆荠菜来报春。把浸泡好的荠菜放入锅中烧得滚烫的热水里，轻轻焯一下捞出，再放在冷水中浸泡片刻，捞出控干、剁碎，与盆里的五花肉馅、海米、韭菜搅拌均匀，顿时，一股荠菜和韭菜的乡野清新之气飘荡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一顿色香味俱全的荠菜饺子大餐正在酝酿。一番忙碌后，热气腾腾的荠菜饺子端上了餐桌。咬一口，又香又鲜，回味悠长。冬去春来的温暖情怀，慢慢汇聚到我的舌尖，鲜香的滋味在舌尖上相会。经过自己辛勤劳作包出来的荠菜饺子，吃起来格外香。

如果没有时间自己去挖荠菜，也可以到菜市场去购买。看到那摘得干干净净、绿意盈盈的荠菜，我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买上几斤，回家尝鲜。

听老人们讲，正月没有出九的野生荠菜，根是面的。出了九的荠菜，根就变硬了。野生荠菜初芽是紫红色的，热水焯水后秒变翠绿色。种植的荠菜颜色是绿色的，失去了野生荠菜的原生色，没有野生荠菜鲜。

报春菜，在柴米油盐的浸润中，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饮食文化，更体现了自然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趁春和景明、阳光正好，循着荠菜的绿色踪迹，去叩响春天的大门吧。

风物咏

春染杏林

林红宾

节令在有条不紊地转换，不经意间，阳春如期而至。山后断崖上的冰锥正在滴水不止，那是残冬在啜泣。山溪一觉醒来，欢聚在一起，又唱起了那首古老而欢快的童谣，一路跳啊舞啊，跑出了深山。更深夜静，人闲气定，可听见浩荡的春风打着呼哨从屋顶上树梢上掠过，继而随山势呼啸而去，那是春姑娘乘坐巨辇驾驭春风悄然而来，与沿途的农人热情践约。看啊，蒲公英率先从河滩的枯草中露出笑脸，金灿灿的，仿佛用赤金打制而成，亦如夜空中璀璨的星斗，不，那是云雀谱写《迎春序曲》遗落的音符。

一夜细雨轻洒，杏林就盎然闹春了，那筹办已久的花之盛会拉开帷幕了。林中所有的杏树，不分老幼，不论高矮，统统行动起来，似乎那漫漫寒冬太无聊冷漠，逼得它们迸发出全部的热情，扬眉吐气，容光焕发，合唱一曲荡气回肠、委婉昂扬的生命赞歌！褐红色的蓓蕾疏密有致，搭配得体，箍满了枝杈，挤爆了枝头，并且日趋膨胀，含苞欲放。拂晓时分，相继绽蕾，红里泛白，密密匝匝，恍若迷茫的星空。只需一两天的光景，杏花就陆续盛开，初开时粉粉的，继而褪色，白爽爽的。那些浅红色的，显得妩媚妖娆，眉眼传情，惹人青睐。纵观整个杏林，犹如一朵飘落的流霞，又如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香雪！

漫步杏林，唯觉芬芳馥郁，馨香扑鼻，深深嗅之，如饮佳酿，有微醺之感。每棵杏树都在含情脉脉地望着你，恭候你，要赠你一瓶美酒，送你一个香囊。盛情难却，你会一一造访，信马由缰地在杏林中徜徉，品读这生机勃勃的生命景色。你会发现，杏林之中居然隐藏着历朝历代那么多著名诗人、丹青高手有关杏花的传世之作，让你驻足端详，探究美的真谛；让你心旷神怡，生发美好的遐想。此时此刻，所有的心事都被重重叠叠的杏花滤净，所有的困苦都被浓浓醇醇的花香稀释，你定然会觉得美不胜收，乐不思归。

春姑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慷慨大度地将鲜花随手抛

撒；蜜蜂自然而然逐花迁徙，纯粹是春姑娘的追随者。蜜蜂采花酿蜜总是独辟蹊径，为的是扩大采花区域，一旦发现成片的鲜花，绝不占为己有，而是匆匆返回，招呼大家一块前往，故有“蜂见花儿聚其众”之说。正由于这样，杏林之中竟然有数以万计的蜜蜂在忙碌着采集花粉。它们都是春姑娘唱诗班的演员，一边辛勤劳作，一边低吟浅唱，那旋律甜丝丝香喷喷的，萦绕耳畔，令人心弦为之颤动。

鸟儿见杏林之中花事正盛，便慕名赶来登台亮相。两只黄鹂站在高高的枝头上，歪头仄脑地观赏美景。想必这是一对情侣，相依相偎，娓娓倾谈。它们衣着漂亮，唱腔清丽，定然从南国迁徙而来，带有浓重的吴越口音，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越剧中的小生和青衣。画眉也来凑热闹，它们名副其实，画眉描眼，愈发眉清目秀；通体黄绿相间，嗓音圆润，悦耳动听，可与黄鹂相媲美。绶带鸟也来助兴献艺，那可是鸟儿当中难得一见的极品，身上的羽毛色彩斑斓，尤其那两根长长的尾翎，红绿参半，确如两根绶带，名字缘此而得。它宛如一位演技娴熟的刀马花旦，乍一出场，举座惊艳。它贵有自知之明，不愿贪恋杏林花事，只不过让观众一睹其风采罢了，很快便飞向深山。麻雀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土著，总是离不开农人的房舍屋檐，自然离不开村中村边的杏林。它们如同一群个性张扬的业余评论家，一个个心直口快，凑在一起喋喋不休直抒胸臆；这阵子，或许在评论杏林花事，从这棵杏树上飞走，又落在另一棵杏树下继续争辩。

再过些时日，杏花就开始谢幕了，杏林中恍若下起了胭脂雪。杏花凋谢，青杏就显露雏形了，桃花就随之绽放了，故有“桃花开，杏花落，播种庄稼不得错”之经典农谚。听啊，山那边传来布谷鸟殷切的提示：“播谷播谷，切莫疏忽！播谷播谷，多下功夫！”于是，梯田里传来声声耒铃，人们在莳弄如花的生活，播下美好的憧憬……